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

五十一







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今所不取按世譜等書  
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語連山歸藏  
是代子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既二其也正人  
兼山艮是已二曰歸藏以坤為首所謂坤以藏之是已三曰  
周易以乾為首所謂乾道變化是已蓋乾始萬物坤終萬物  
而易則終始不物者也故命名如此其實一揆故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焉

子曰易道幽遠玄林曰昔者伏羲氏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  
以美而已後聖有作因伏羲之家而綴其書用其七八以占  
吉凶其書為連山區伏羲之風連山之占而易其卦序以補  
未備其書為歸藏因歸藏之風而去其七八占以九六其書  
為周易二易作而數始是矣前山

子曰易道幽遠玄林曰昔者三王之興正朔各異周以建  
子為正商以建丑為正夏以建寅為正用天正者其書首乾  
是為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是為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  
艮是為連山二歸藏不傳久矣今之所傳司馬胄劉先伯  
之文而已矣固不足信惟當即易而求之尚有司馬者焉蓋  
易之坤卦昔之歸藏之遺意也故全體皆言地道易之艮卦  
昔之連山之遺意也故六爻皆列人象李之

是文王所作案係解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為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  
重聖者義卦道演德者文成卦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矣  
員成孔演命明經準此諸立伏羲卦文係此孔子作十翼易  
歷二聖只謂此也故史記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自  
愛惠乎郊元之徒並依此說一以為驗文詳多是文王後事按  
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追王武王之後始追尊文王為王若  
文王是文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  
漢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觀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也

又說濟九五東鄰殺牛不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  
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宜祭自言已德遂言東西州  
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通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  
諸說以為卦辭非文王文辭乃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  
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二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正又  
贊言易者也則文辭之作非文王尚誰尸之然文王之時商  
命未改王用享于岐山夫箕子之明夷皆不宜預卜而前  
言疑非文王之所為也非文王之所為則孰為之耶子繼父  
業則周公其人也周公制禮作樂皆以繼父之志豈獨於易  
而廢未集之業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觀以為周公之德  
然則文之所言是周公之辭明矣其後馬融之釋經陸績之  
叙太元皆以為周公無疑是則父子一家之孝宜其止稱三  
聖也

卦辭說者多謂並是文王所作愚以孔氏正義考之其論詳  
矣觀其取卦王用享于岐山之言夫明夷陳箕子利貞  
之語東鄰西鄰之句其謂文辭非文王明矣又何必致疑於  
言語之間乎烏牟李若於卦辭文辭之作尚不知其人則將  
何以論卦爻之旨哉則知孔氏正義之所論者其有得易道  
之深旨也

故交有九六以及陰陽之數位有三畫以及三才之道焉天地  
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以及天下之用明健順動入止說陷明之  
體以及天下之理然則伏羲之時世質民淳巧偽未興詐端未  
作故雖三畫亦可以及昔凶之變自神農至堯舜莫不取法八  
卦之家以為大治之本歷夏商以及紂紂之世民欲叢生奸  
偽方狀孔發樂饒天下紛然故三爻不能及乃物之消長究人  
心之情偽文王有大聖之才罹于憂患繫紂之世小人在位  
偽日熾思周身之方遠憂患之情通天地之理顯明人事之始

終漢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於逐卦之下為之

義故天地通變之道萬物情為之理一備于此史定

故卦六十四分為上下以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

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

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為

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离為上

篇之終也咸當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與必由夫婦

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之主故為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

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

文王所定夫子作係以釋其義也正文

下以圖說之胡曰謂之上下經者自乾坤至坎离三

十卦謂之上經自咸當至未濟三十四卦謂之下經然則所

以分上下二經者以簡秩重大故分之也乾坤者天地之象

坎离者日月之象故所以為上經咸當者夫婦之義既濟未

濟人倫終始之道故所以為下經先儒亦常謂不分之即无

損於義亦无害其實但以簡秩大而分之也

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故易之上經則首

之以乾坤坎水也其在人則為目在天則為日月其象則陰中

之陽為鳥火也其在人則為目在天則為日月其象則陽中之  
陰為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上兌下艮於卦為咸男下女也  
夫之道也上震下巽於卦為常女從男婦之道也人倫之道  
莫大乎夫婦故易之下經則首之以咸當离陽也有所謂陰  
坎陰也有所謂陽上坎下离於卦為既濟其義与咸同也上  
离下坎於卦為未濟其義与常同也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  
女構精万物化生既濟之謂也既濟升則其道盈矣盈者虧  
所倚盛者衰所伏不可以不懼也不可以不戒也故其在既  
濟則思未濟之患下經以二卦為終既取象乎坎离又終之  
以未濟聖人之旨深矣

孔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咸已上二十卦  
為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  
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  
六爻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大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  
上下哉按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一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  
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 正又

程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  
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經咸恒夫婦之道生  
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  
交則生物陰陽之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一篇之卦既分而後  
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

易曰易之分上下經何也天人之用也上  
經始於乾坤何也諸卦之祖也終於坎離天地之中下經始  
於咸恒何也人事之始也終於未濟既濟人事之變也此乾  
坤所以為經之始也坎位乎北離位乎南二北之中天地之

中也冬至陽生坎實司之夏至陰生離實司之冬夏之中天  
地之中也震巽得陰陽之始而偏於下兌艮得陰陽之究而  
偏於上正性所傳窮坎而已此坎離所以為上經之終也以  
情相感者莫如男女以禮相合者莫如男女下女情感之至者  
莫如少男少女故先之以咸而咸之六爻具人象為情既至  
矣无禮以節之以陰干陽日為之蝕以牝鳴晨家為之素以  
婦人当政國為之弊非長男長女不足以曉此非男正位乎  
外女正位乎內不足以終此故繼之以常此咸常所以為下  
經之始也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各當其位各有其應惟既濟  
為然事至於此蔑不濟矣反而觀之陰陽皆失位也故未濟  
之象實寓于既濟之中以六十四卦相生言之三陰三陽自  
泰素者極于既未濟三陽三陰自否未者亦極于既未濟人  
事至此為之一變矣亦數之所不可不終也始其所當始終  
其所當終此既濟未濟所以為下經之終也

說卦是至曰先儒以窮至為上經天道也咸



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爻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二極之道悉  
備寓諸爻豈夫天道人事分為上下經哉以此蓋拘於文義  
求其說而不得妄測聖經之蘊而豈通變之士哉

孔曰其象象為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  
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  
區域各別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一  
下象二上象二下象四上係五下係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  
雜卦十鄭子之徒並同此說

胡曰聖人作卦其道至大其理至微常人  
固難知矣是故孔子復作十翼以釋六十四卦之義上象下  
象以解文王卦下之辭大象以釋一卦之名義小象分於六  
爻之下以解周公之爻辭文言以文釋乾坤二卦之理此係  
以統言天地之間與人事之終始說卦以陳說八卦之德業  
序卦以序六十四卦之次序雜卦以辨眾卦之錯雜

先儒所解皆云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係  
下係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形埤云翼者附翼二二者如鳥之  
翼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易道大明騰空而踐无所  
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皆信於空易之有象變化育矣群  
儒所說皆分象象係辭及以上下加之且十翼義无有所出  
按象書七字相類或恐誤詳字作今若云其象係上下論之  
是七翼明矣

林曰易之道四辭變象占是也神之道四  
精變幾深是也聖人之道四言動卜筮是也二者相為用而  
易无余蘊矣今夫義經之書乃所以載易與神與聖人三者  
之道矣欲及三者之用則必得大易自然之數而後可後之  
幸易者有畫有譜所以著明其數也自然之數著則易之道  
著易之道著則聖人之道著而大易之書流行天地之間既  
所終極矣大率漢世嚴君平知之以其孝傳揚子雲南北  
際關子明知之以孝傳王莽五季之本原衣冠士知之以

李傳陳商周以降其說愈多其傳愈廣而商之詳莫詳於鄭  
庚之所述與其傳授之所衍觀其尚譜則三聖人作易之際  
旨可以粲然於目前而其他明於易者或有其尚而不著其  
姓氏要之皆有得於易者以其出於教幸也

孔子曰子夏傳云離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是  
後人所加不封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  
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經其稱經之理則又  
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繫辭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備論  
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名稱經而孝經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  
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

易之始於乾坤而終未濟則不勝異說矣守  
序卦之文自乾坤而下至未濟而上以為出於理之自然而不  
知其所以者此一說也乾坤之用莫大於坎離二二莫大於既  
濟未濟故所以為終始也此又一說也愚以謂不然此後天之  
序也先天之序伏羲之易也後天之序文王之易也先天之序

始於復還終於夬復者君子之始夬者小人之終夬有意於夬  
小人乎後天之序始於乾坤終於未濟乾坤者陰陽之正也故  
始焉未濟之終其有志於防小人也知先天後天之說則知易  
之終始矣

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  
壯夬坤消而生姤遁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臨來者四卦  
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節既濟自大壯  
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遁來者  
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井渙未  
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

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  
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復變訟初姤  
无生卦師同人夬大有允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  
其二卦變而顯卦履以為生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為  
之其合於書者二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

之其合於書者二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

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二生陰二復生陽二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无穷然不窮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凡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覆小畜大有知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巽升解坎蒙小過萃觀蹇賈艮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巽鼎大過復家人歸車中孚大畜大壯

豐既濟賁常井巽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泰來泰三變而成九卦歸昧即歸成九卦漸旅咸頤未濟困益噬嗑隨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坎離得乾坤之用者也頤大過小過中孚或曰先儒謂泰泰卦豈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乎曰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變而之他卦周易以變為占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而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壽之易林所以異也聖人因其剛柔相變係之以辭焉以明往來

伸利害吉凶之无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二占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為泰者八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由泰而為賁者一卦變而為六十三卦也

林曰易曰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也凡三子之卦言剛柔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凡三女之卦言柔來也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是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則无是言也謂泰變為賁此大感也曰不然也往者以內外言也自內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內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也於柔言柔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出入以度內外此所謂上下无常也若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分剛上而文柔當曰剛來而文柔也无妄之柔曰剛自來而為主於內外卦乾也三履與謂之自外來則

當卦外來乎故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坤施一陰於陽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者乾坤相易以生六子成八卦也上下往來周流无窮者剛柔相交以及其爻之變也故爻之言往來言上下內外者豈惟三子三女相值之卦而已哉

初爻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爻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爻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爻於坤之上得兌故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爻於姤之二得一陽姤之二爻於復之二得一陰復之三爻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爻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爻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爻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爻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爻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爻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爻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二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孔子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一卦之經文故稱文言

又作文釋之言以解其義

歐陽曰昔孔子門人進記其言作論語其尊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作至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讚頌自為容辭之言耳取卦體以為

也亦如公羊谷梁傳春秋先言何鳥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

傳也今上係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六一文

且伏羲損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數在洛

書王十成數而益八卦其八卦則定用尽三十六數餘九蓋存

乾卦有二層坤卦有六層正合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何故是

陽得兼陰故乾稱九也陰不得兼陽故坤稱六也其次謂二三

者是天地相成之數故二因之三一為九得名盛陽乃為乾父

之端故生震艮坎之三男也二二三為六得稱盛陰乃為坤母之

理故生巽離兌之三女也又謂盛陽之策餘四九三十六盛陰

之策四六二十四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也

一爻巽離兌各二爻共三十二層也坤陰之位共二十四層

謂坤六層巽離兌各一層計二十四層也陽爻君道也故得

兼之計有二十六層所以四九三十六層陽爻則稱九也坤

臣道也不得階上故四六二十四層所以陰爻則稱六也故

乾二層兼坤之六層成陽之九也陽進而乾云用九矣陰退

而坤云用六矣合此餘九六者蓋天地剛柔之性也

坤二卦之後乃加用九用六之位而孔子又從而為之象

焉蓋乾坤之二卦本起天地剛柔之性俾擬君臣上下之理

以乾純陽也坤純陰也故加用九用六之虛位欲明天地進

退之理以定其剛柔之性故轉於乾曰用九見群龍元首吉

於坤卦曰用六利永正此蓋聖人慮乾坤剛柔暴立无首之

戒俾免夫過亢之愆也悲坤柔非以柔正為之俾无上六能

戰之憂也是以用九六者伏羲所餘以示乾坤剛柔之性為

六子之用不為妻也

乾位東也既生二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

統其中男少男使蒙太上皇統宗子所治之義也坤生二女隨

變授位少女退居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蒙太上后統宗婦所

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蒙宗子養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

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震發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  
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二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去為之  
地也止哉為乎數尺何為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  
方也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兌曰正秋  
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變震東代乾元之任  
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故以乾不言也震繼天下  
之君也兌繼天下之母也故以震不言也君陽也母陰也夫易

紀陽而不紀陰猶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朔而不書晦一  
法也大哉法乎陽奇也陰偶也惟能偶之而已无數也言奇之  
方与位則偶而可對矣烏得而並矣哉

也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發舒疑陰未伏  
天氣晝晡浩湯而降乎上地氣鬱蒸蓄泄而騰於下万物之種  
芽甲未成根莖未堅撥之可除以之可去太曝則穉必雨以濡  
之雨不節則反害矣大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撓之然風不

和則榮葉不实矣此天地始交万物之生必有中難未通也及  
元亨利貞之德扶持然後万物得出險中聖人列乾坤於前公  
屯於後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也天地交而万物生屯先  
乾坤而次屯也

象言豈止於童思未通莖未精聖人謂蒙  
可也不參至神未足為通不通則蒙二則聖人以下不兑也泉  
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充己之性德以成

己之材行在於守故果決而後全德出於幸故有養而後成也  
端心正思非礼不踰坦而超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言師之  
賢人之論友之卜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也果行為正育德  
為明正且明則思期通矣

孔曰陽氣始於剝尽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  
七日觀往之意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  
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規陽長須速故變月言  
日今輔嗣云剝尽至來復是從尽至來復經七日也又臨卦亦

是陽長而言八則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独變月而稱七日  
在之意必謂不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意同鄭康成之說按  
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陽氣充各主其一其方其餘六  
十卦二有六爻三別主一日凡主二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  
日之一又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十分為四百四分日之一又  
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分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  
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  
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氣是復  
則只至陽氣來復漢坤之一卦六日七分奉成數言之故輔嗣  
言凡七日也

則一陽之氣潛復于黃鍾之宮以再生万物而万物得其亨  
通亦猶君子時有否泰始為小人之所剝及其得位發事業  
於天下其道大通矣陽氣消剝至此凡歷七爻故謂之七日  
蓋日為陽聖人政見陽道來復之速故以七日言之

孔曰復卦云七日来復並解云七日常為七月  
謂陽氣五月而消至十月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  
注云陽氣始剝及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及之後凡經  
七日始復但陽氣雖至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  
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及建亥  
之月始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二主六  
日七分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来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  
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迹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皆之於後考  
其義其可通乎

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序卦云  
物不可以終尽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以此卦不剝尽也  
况剝上九有一陽取頤果之家碩果則不剝尽矣坤為七月  
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內故著泰先生直至坤卦之  
末尚有龍感之象龍亦陽也假使僅有剝貴之時則周王受  
剝貴元辰賊寇謀亂乃至涼水廣人窮心窮德當此之時

无西伯之聖德其子之賢學則頽湯氣必无剥尽之理

下則胡曰曰夫積陽則凝凝冰則凝男老則弱

女壯則雄故靡草死於地暑者生於冬冬數已久而氣存

時已極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陰陽之本性陰之極有能乾之

此故剥尽則復窮上反下實正理也言窮者剥之尽也言反

者復之初也何則西伯其子非剥盡之人哉昭素未之下也

漢上先生曰陰剝陽尽而成坤陰極陽反

而成復天之行也以時言之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以理

言之陽无剝尽之理故坤之上六龍戰于野為其嫌於无陽

也上六則十月也說卦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亦十月

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尽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剝茲特此

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積而成坤故坤下有伏乾十一月

一陽生其卦為復積而成乾故乾下有伏坤反復相明以鬼

生二无窮之意蓋言不尽言二不尽意天地陰陽不可以一

言尽故也王胡達序卦之義而未及說卦之妙是以其

論數此然各有所長不可掩也

王昭素曰注云至來復時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

日之義即約酌而已然未見指端跡則易緯六日七分地卦之

分則據注湯來就文此說未見雅當其六日七分是六十四卦

分配一歲之中時日之數今據卦是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義

疏若實用六日七分以為地卦之尺據卦湯來則一月之節然

則一陰便來也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抑其節然尚去冬至十五

日則對七日之義以用易緯之數矣

東都朗顯明六日七分之分至最為精妙夫卦之爻則實數也

歲之日則虛數也歲月不月之日積而為歲則加算為六日

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為其算而為閏心素言從

十月終至冬至尚有十五日未明歲月之積閏術數之精妙

也惜乎緯文喪矣京房已亡其書者誰知相傳者後生穿鑿

罕得師賢是以紛然而致論也



復而不知此言其大綱耳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二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於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疊而成如九月卦也

有艮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該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分坎冬至留夏至為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日則始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復象曰七日来復則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二主一日可知矣係辭曰三百八十四爻當期之日蓋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四卦主十二節十二中氣所餘五月則積分成閏也

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二二中氣

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来復譬如辰為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之言居其所者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詳畧異也歷代先法惟立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爻二從四更五辟六廓七減八沉九成十者象中孚之卦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黃鍾耳

后氏之十一月也其八牛宿之五度為周二者象復卦冬至之後周復也宋衷陸績曰易七日來復是也夫京房季於焦贛其說則歸於易矣曰揚子雲馬融鄭康成宋衷陸績

范望並傳此季而昭素非之不知其果何見耶

切觀王注言孔穎達雖據稽覽書以釋王傳而易緯消息之術月有五卦二有大小有諸侯有大夫有卿有公

有辟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明而旣不達主七日則

是剝及至復全隔一月恐王傳之旨不在此義也當以七為陽

數陰陽消復不過七日天道之常也應續息揲陽而言之陽為

陰卑也

始及至於陽氣來復之時是七日而巳何故如是以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遂也蓋本於天矣頡達以易緯消息之術考之月有五卦五卦之分又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以成一歲其六十卦之相去不過七日陰陽消息復天道之常則輔嗣所謂損之不可遠也其言雖矣孰謂士傳之旨不在此哉

上弟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云棟撓本末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成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元而有所以言初不言一與下也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

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說卦以寫萬物

之象今夫子以八卦之所象故言象曰象在象後者象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思在象而不在象有由而然也六十四卦說象不同各隨卦以為義也

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象夫子之文二王於孔子以分則君以道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爻之先象亦理之必然也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而象則及其意故象之先象亦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之辭與而難明祕而不示故作象二明大易之旨以詔後享王彌取其文而象之兼以小象配於逐爻之下蓋意欲省其文以使講習不知害大義也然乾卦之文獨存於首者亦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享也故於乾之小象又改為子

曰者亦使後人知夫象者孔子所為也以乾象為子曰則知  
係解之子曰皆經師授孔子之說授門徒也

下經

恒亨以資云電孔曰諸氏云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在氏  
云三事者無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言也二  
无咎也三利貞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切難注云恒而  
亨以資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彼人事无礙亨字在三事之中  
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与坤對山澤通氣則艮与兌對雷風相  
薄則震与巽對水火不相射則离与坎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隨  
麗正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腰耳目手与口其對象以  
序皆初卦也

上經終于坤公亨曰今天上經之卦乾天地故乾對坤中  
氣之始蒙識之效故屯對蒙需和而訟毒故需對訟師憂而對  
泰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復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復而泰對否

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故  
謙對豫隨少為而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上噬嗑之明  
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无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履養之中  
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离之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常之  
靜遂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蒙人之同而  
異對睽之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夫之五陽決一陰對遇  
之一陰對五陽萃聚而未對升之進而去困在下而萃對升之  
下而通產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震動對艮止漸女至對婦  
妹女凶譬之附而光對旅之卑而隱巽之順對兌之說渙之散  
對節之收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說對未濟此下  
經之次也

易身之治也林曰易之為道其大矣哉方其八卦未示以  
象太極二儀既立以象兩儀立道有二以象三才設象有四  
以象四時至氣適變有五以象五行定位以六以象六氣一  
闔一闢變化不存生二无窮均有象數彰其外義理寓其中

究其旨歸雖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與黃帝之業間互為標本  
謹按素問天以七為節地以五為節周天氣者六其為一  
終地氣者五歲為一周五而六之五十歲為一紀六十歲為  
一周其原積於日以五而成歲以五而成氣以七而成  
歲各以所主治為故震主氣之春分至節之芒種為主氣之  
夏至及節之白露為主氣之秋分至節之大雪以主氣之冬  
至及節之驚蟄其餘卦氣由中孚至於巽凡三百六十爻而  
爻分主七十二候始於中孚之初九終於巽之上九完春之  
日周而復始故係辭言易與天地準宜非功之以周名者其  
通變不窮之義

六十四卦卦氣 陳曰切稽李洪卦氣書其說源於易緯在類  
是謙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  
四正之卦二有六爻二生一氣餘六十卦主六日七分八十  
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之日之一六十而一  
周在易通卦驗曰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日

復震乾主乾西北也主冬坎北方也主夏至艮東北也主  
立春震東方也主春分巽東南也主立夏巽南方也主夏至  
坤西南也主立秋兌西方也主秋分離康成曰春二月候主  
氣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二上六夬九二上六夬九二上六  
六二大壯九二夬三夬三夬三夬三夬三夬三夬三夬三夬三  
三上九 離九四六五五離上九離上九離上九離上九離上九  
三上九 離九四六五五離上九離上九離上九離上九離上九

三月候卦氣者坤也 臨也皆六三上六 節用事而主六  
上六爻 臨六二復坎九二六二 臨義曰冬至坎節用事而主六  
氣初六三也小寒初坎直九二大寒初坎直六三也春於坎  
直六四雨水於坎直九五驚蟄於坎直上六春分於震直初  
九清明於震直六二谷雨於震直六三立夏於震直九四小  
滿於震直六五芒種於震直五五夏至於巽直初九小暑於  
離直六二大暑於離直九二立秋於離直九四処暑於離直  
六五白露於離直上九秋分於兌直初九寒露於兌直九二  
霜降於兌直六三立冬於兌直九四小雪於兌直九五大雪

於兌直小六先儒舊有此尚故康成論乾坤也震六卦  
之貞曰餘不見為尚者備列之所謂備列之者謂此備列四  
正六十卦也李鼎祚論利居編坤復來成震七日來復之義  
曰先儒已論雖各指於日月先儒舊氏莊氏後李鼎祚詩猶未  
測其端倪畧陳梗概以俟來哲士昭素以孔穎達六日七分  
謂坤卦之尺復由陽來則十月節終一陽復來不得冬至之  
日據其節終尚去冬至一十一日一家之學蓋未見此尚是  
以議論紛然非詳鑿也侯來哲昭素已臆斷之矣鼎祚於  
此其優乎

亦然也聖人未作易以前亦然也聖人必居卦而作易者善  
順天而應人耳天生河圖洛書之端也律應鳳鳥作曆之始  
也故自伏羲黃帝至於堯舜或命羲和或察璇璣而有曆數  
在躬之說也詳說命書而禹復得洛書之詳則卦律之道尤  
為顯著然後八卦重而分貞悔於洪範之七籍疑焉是時卦

雖重而未知所謂七八九六之常亦也連山始艮歸藏始坤  
要商周之皆不可變為占故其數止於六一納而已文王因  
姜里之囚用以卜筮後易係辭更改術數立大衍之說開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使卦可以術六十四為故名曰易  
易者變也後世謂文王重六十四卦蓋不知其始於黃帝而鑄於夏后  
也謂伏羲氏重六十四卦蓋不知其始於黃帝而鑄於夏后  
也由是說之則文王重卦止於六十四卦實為大衍之說  
術為二千八百四十八百五十六矣所以歷法歷代推究  
必折衷於大衍也。司馬溫公曰冬至卦氣起於中孚次復  
次屯次謙次睽凡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五  
卦合三十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數  
也故入冬至凡涉七日而復之氣應也

然後分八方之位水火金木天地之氣生民所日用不可  
無也近取諸身則乾首坤腹震足巽股艮是也遠取諸物則乾

卦其辭非有所係不得謂係辭也必矣然自漢儒已有此名不知何從而失之也漢夫古最近不應有所失然豈以所謂係者得非不為今之係辭乎

聖人遂交係辭又於上係幸中孚咸困等十七卦交辭而備陳之蓋聖人愛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盡數詳極其旨歸則何啻千方幸諸文而詳言之俾天下後世探幽顯類而長也

聖人遂交明象所以釋文義也上下係又幸中孚十七卦蓋取諸身行已應世之急務也重幸而復言之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鑿戒以見聖人憂之深慮之素也非以餘卦為不足取也若備幸則三百八十四爻有不勝幸者矣亦猶井復九卦係辭又復言之而他卦不與也

言黃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萬善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等五卦是持提其要耳幸此則他可知矣夫

泥以至慕是之謂全卦之象噫嗟之卦生於頤中有物小過之卦生於中孚之卯是之謂二卦合體之象物之在天地間多矣聖人欲以六爻說之非立法如是之多不可也

言人事

夫一卦之體自初至上合為六爻各係辭焉其言大旨皆關諸人事示吉凶休咎之應使蹈履道承而罔失心故雖但論陰陽剛柔之義而人事已默寓乎其中矣

繫辭

曰夫係辭者有所係之謂也故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

是則孔子專指交辭為係辭而乃今以孔子贊易之才為上

下係辭者何其繆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言孔子聖人設卦係辭為是行文王周公之作為辭下據

自名其所作又為係辭也况其文乃樂其大休難論易之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

山堂講章 如愚 俊卿 編

經籍明

書

前漢時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書序无證據。○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小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作文公。

陸曰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号。今古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焚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與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錯是曰古文尚書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釋文序。

聖象乾坤兩二卦而取之於震坎五卦則象无取焉。以至日中為市則噬嗑服牛乘馬之取隨舟楫弧矢之取漢陰并日宮室之取小過大壯未起之於益推梓之於大過書契之於夬是數者乃安民濟世之急務故聖人則而象之然六十四卦莫不皆可象故書易取而言之非謂餘卦无可取也。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三

續集

歸者二十二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曰：傳者，天子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无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是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書李不同，非伏生之由也。衛敬仲曰：晁錯受書於生，使其女傳之，齊音難曉，錯不識者，千二三僅以其意點定而已，而余以為非生之由何也？蓋古人傳授，點定大義，則意見義通，无俟乎訓詁之末也。生當煨燼之餘，授書於人，其所講者，傳之其所志者，闕之於大義，既未有書而盤詰擊牙，自是書之本体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

言尤詳於它經，雖遭秦火之餘，所亡者幾半，而其僅存者猶以厥觀古昔如堯舜之神，遜湯武之放，伐皇隆大禹之謨，伊尹周公之事，張兵息民之本，立賢任相之方，以至君臣之優劣，政事之繁簡，風俗之厚薄，辭旨之淵深，熟讀而審思之，莫不畢見於此。故學者欲觀帝王之迹，在書為最備焉。

王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或欲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成作首否？元義則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據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各陶作明，若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无逸，六十三序者，若舊作九共九篇，彙錄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与太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苞

伊訓建命，祖后太甲二篇，盤庚二篇，說命二篇，泰誓二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二篇同序，其帝告夏沃汝鳩汝方，原命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訓八篇，皆二篇同序，同序同序



歸者有二十二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  
百篇也

百篇傳本伏生曰孔子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无有  
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昆錫往受之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  
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  
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是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  
授之故也

百篇傳本伏生曰孔子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无有  
受書於生二使其女傳之齊音難曉錯不識者千二三僅以  
其意默定而已而余以為非生之由何也蓋古人傳授默定  
大義則意見義通无俟乎訓詁之末也生當煨燼之餘授書  
於人其所講者傳之其所志者闕之於大義既末有善而盤  
詰擊牙自是書之本体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  
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詰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  
非齊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

今以讀公羊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  
起其家逸書得其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季  
官本傳

百篇傳本伏生曰孔子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无有  
十六卷二十二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孔君所傳  
值平書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  
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  
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  
傳二十九篇內无古文秦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外出舜典益稷  
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二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注  
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外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秦誓二  
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稷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故藝文志列  
尚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案得

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刻向作  
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別部作三。經論  
武王伐紂。引今文。秦書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二月五  
日。甲子。成。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  
奏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  
書。秦書。並元。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

之說。云。避。引於洛。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  
厥。胤。文。蕭。昭。我。周。王。又注。威。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  
引。伊。訓。云。載。字。在。毫。又曰。狂。是。二。腰。又注。旅。獒。云。贊。讀。曰。毫。謂。  
是。逸。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  
州。作。典。定。之。等。一。十二。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孔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  
以今所不失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龜尾細狀膠團貝  
以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孔君以人无能

知識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發考論古文之義定其可  
知者之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  
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  
古者謂就古文体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  
曰隸古孔氏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蒼頡舊體孔子壁中書也

歐陽曰韋原於号令而本之吏官孔子刪為百  
篇斷堯訖秦序其作意遺秦之故孔子末孫魯為齊南伏勝各  
藏其本於家漢楚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堯魯乃  
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曰秦侯之徒皆李之寫以漢出文字  
号令文尚書至武帝孔惠之書如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廢  
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  
傳号古之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李廣絕而孔傳獨行先時  
孔傳亡其書與至梅順乃以王肅所注伏生書與足其篇至唐  
李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于世唐虞夏

或曰安國之傳讀隸之正義其有功于書信矣

敢問專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而无失乎不也曰二子之於書其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岳為四人以傳說於築為晉康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漢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於引識諱之書以亂經也識諱之書出於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又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諱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穎達得罪於經多矣

何以獨稱經曰正義曰五經六籍比自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二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雖亦別立其稱二而見書因而立号以此之故各異諸經

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已先有之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夫書然故曰尚書一家以尚字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諱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及尊而命之曰尚書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曰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无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无則書本无尚字明矣

孔曰聖賢傳教事顯於言二極群心書而不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託是存言以聲章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且不言言不及意是言者意之聲歸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施機鈴云書者舒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刘熙釋名云書者庶也言能廣物又安國者言之得彰著



加貢歌征範而為一。是果得以盡其體乎。余切以謂安國之說。固失之。雖夏之類。雖若有得。然不著其義。用又未為全得也。周禮曰。其百篇以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憲後。第二十九。孔以威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誓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二。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高次及序。為文鄭依費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李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孔曰。勳華。指讓而與。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諸。與先君。宜。以。生。於。周。室。末。交。頌。亂。而。剪。浮。辭。李。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費。誓。七。姓。已。戰。五。精。未。聚。儒。雅。古。深。穿。同。理。經。義。共。積。新。俱。燦。漢。比。廣。東。道。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石。魯。其。文。則。

歐陽夏侯二家。所說。致。意。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是。連。巫。豎。家。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異。故。馬。鄭。諸。儒。其。親。其。李。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謚。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今。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李。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宅。寬。情。費。氏。顏。彪。劉。焯。等。其。諸。人。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義。皆。淺。若。作。劉。焯。劉。焯。最。為。詳。雅。然。焯。乃。於。經。文。穿。鑿。孔。穴。說。其。新。見。異。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李。者。勞。而。少。功。焯。焯。焯。之。煩。雜。從。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而。字。通。華。義。既。无。義。文。又。非。文。此。乃。焯。之。所。失。未。為。得。也。

伏生以書教授。各。魯。之。間。後。傳。而。為。孔。氏。大小。夏侯。之。二。家。漢。世。立。之。李。信。是。以。謂。今。文。書。也。然。其。傳。妄。甚。多。不。可。擬。信。唯。安。國。之。書。得。於。孔。壁。是。古。文。舊。典。也。安。國。為。傳。既。成。而。值。巫。豎。之。事。不。克。立。之。李。官。止。傳。人。間。亦。不。彰。著。故。趙。岐。杜。預。注。解。左。氏。子。所。引。皆。云。逸。書。彼。之。見。今。

文而不見孔傳不逮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願始得而獻于朝孔傳因以大顯至唐傳孔穎達為正義以翼之而孔傳亦詳明可攷前代遺文得傳至今者非二子之力哉

大禹謨序言大禹臯陶謨益稷則臯陶益皆名也觀師錫帝曰

虞舜帝亦曰格致舜又曰來禹又曰咨禹曰稟曰契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曰咨稷以名命之則舜禹不得不名也舜禹為名則

堯亦名也唯論語曰予小子履嘗謂復為湯名復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特為王改名復又曰名復字天乙

此皆不可知不可知者餘請缺之其河知者據書而言則舜禹宜為名舜禹既為名是堯亦名也與者常也經者法也言其能

則雅正言其德則簡要焉謨訓誥誓命不同

夏同科雖虞事亦達夏此連夏此直言虞書本无尚書之題也按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周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二

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傳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獻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

謨臯陶謨皆於虞書而一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然範以為周書以其子周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周書

虞書

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也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云一不辨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禱禹然後有錄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典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

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止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臯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

引大禹臯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

之舊也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  
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其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遂曰商書  
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遂曰周書如此則名代迂易而言不  
順矣且孔子正舜典而下十有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  
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止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  
始堯典載舜有錄在下之言舜與堯受終之事孔子序堯  
典亦曰舜下虞舜序舜典亦曰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  
一体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无嫌也一因一革聖人无  
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

若商書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  
惠兼於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  
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  
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矣其啟  
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濟事而變文

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  
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  
文所出也曰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楊子法言云義近重  
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為此命義和  
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  
而出自重黎故曰刑以重黎言之

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至總日更別序之堯命  
義仲居嵎夷之地主東方耕作之事於日晷夜中分刻漏正等  
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宿星見以此天之時候謂正仲春之氣  
節又重命義叔居南方主東方化育之事於日正長養

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又分命和仲居昧冥之各主西方成初之事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以去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又重命和叔居幽都之地治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昂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以此氣曆言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助也

孔曰真敬釋詁不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遺行飲酒謂之餞為遺也遺者引前之言遺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遺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財萬物成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後遺入日也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至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見禪之而訊四岳令衆聖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慕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二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至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率舜之意也

陳曰堯舜之相知不在於言語物色之間而求至舜也考之以四岳觀之以二女又試之以諸難是何知舜之心由有未盡乎古者爵人於朝猶曰去衆共之况乎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服天下之心則安得天下充實哉

按堯典命鯀以治水而其功不成舜遂殛鯀而禹代之當舜攝位之初巡行四方各至乎方岳之下使是時洪水未平則其禮豈可得而講若巡守之禮講於洪水既平之後則鯀之死蓋已久矣今作書者於舜典受終文祖之後先言其朝諸侯考制度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濬川然後及於欽恤用刑之事而以誅四凶之事繼之何其所紀舜事之先後乃如是之不相屬乎此其可疑者也

舜之命九官也文相遜於朝命禹則孫子復



舉陶命美則遊于變龍命益則遊于朱虎能應命垂則遊于及  
折伯与若樂若契若華陶若龍皆未嘗言已之功獨命嚶也樂  
而嚶則自言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功乃与上文不類及讀  
大輿穆篇則又有此文載於其間豈有脫簡之重出乎此其可疑  
者也

**正義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  
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  
合和之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  
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紂紂為  
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頒合日之甲乙也  
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勤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  
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曰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  
斛斗衡有斤兩皆均同之時月言叶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  
時月須去它月和合故言叶日有正与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  
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

**陳曰**前言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  
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非謂之徧歷四岳也但五歲之間以一  
巡守為率尔

**觀舜命伯禹伯夷**蓋出於咨四岳而後衆率  
之命垂命益蓋出於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而後衆人率之衆  
率而後命之故四人者不可不遜以盡其礼也蓋大臣之事君  
也非其君之心素許之則不肖二而就故也至於命稷契皋陶  
變然皆出於舜意而不出於疇咨豈非五臣任使之方舜嘗素  
就於胷中故自任之事而无疑焉五臣受之而不必遜可也

**自詢于四岳十有二牧与夫九官之命則所咨**  
者凡二十有五及摠其人而戒教之乃曰咨汝二十有五  
或謂四岳為一人併九官十二牧則為二十有二也然堯典有  
咨四岳之文而愈曰為對是豈可指四岳為一人哉或謂稷契  
皋陶皆由命故不復數戒之然稷契皋陶之為由命固也四岳  
十二牧亦豈非由命者哉何其又預於戒教之數乎凡是皆皆

求之而不得其說此其可疑者也

以共傳為不遠陳曰或曰九共即九丘也孔安國定隸古字不知丘字為共字類遂說為九共而謂孔子述厥方而除九丘且取方氏周官一官之取亦周官作之孔子述之何述之要知書未有一名而九篇者一名而有九篇必其經世之尤著者也厘理也居方所以居處一方之事也○方設居方者蓋四方風土不同而聖人所以居處其方者亦異別其生分其類其言載於旧作者一必其厘治下土之大畧也載於九丘者九別其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精微也其篇有九蓋州有九焉或曰舜之時肇十有二州矣如之何尚九也曰幽州并州本與冀州同營州本與青州同其外域廣大故聖人分之若夫情性則九而已

生口傳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孔安國合之為五十八篇是為古文尚書凡今書之文有聲牙難深而難曉者則皆伏生口傳之書也有坦然明白之易曉者則皆孔壁續出之書也

而舜典之書則實伏生口傳之書已非聖人之真本矣又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孔安國未及奏上值平靈事起經籍道息而其本雖絕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雖得其本以獻而獨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人姚異方與大衍市得其書而奏之當時奉朝集議皆以為非迨隋開皇中李士刘炫乃取之而列於篇第故事劉知幾作史通謂今人所習尚書舜典无出於姚氏焉亦嘆其傳者之不能无汨也

得於伏生之傳又自漢至晉而書乃出於梅頤之所獻又自晉至於齊而舜典一篇入傳於大衍市中又自齊而至于隋而舜典一篇乃得列諸篇第此豈特字經三寫而已哉則其簡編之差誤事辭之失次亦其勢然也今儒者不究其所以然之故乃欲於說經之中附會以為之說吾見其益惑矣然則如之何曰當以孔子多聞識之書而求之則可

三書以不約也序曰少昊與高辛唐虞之書也常道也然

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  
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聖者帝帝之當道謨者人臣之嘉言言  
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皋陶  
益稷所載皆一時庸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嘉言比於帝者  
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曰臣者直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  
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序禹謨曰元龜圖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  
陶謨益稷凡二篇同序

正義曰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  
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  
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亦  
後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也

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去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  
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焉非謂並言故也謨謨釋話文此

二篇皆見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又美  
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  
後

孔曰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皋陶者  
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言考古故傳明言其  
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  
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  
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以為君而不言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  
也顧氏亦同此解皋陶德方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類  
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皋陶不能然故此下更无別字

甲

益稷曰以不詳其類為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後儒  
之亦其文義相連皆帝禹皋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所謨之  
言也雖下文有暨益稷之文亦非帝之與言益稷為之類乃  
禹稱此一編亦以是知其舊元有也柱二出於後儒以篇次之

長而又淫賢無賢禮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禮也

至大禹畢陶謨益稷則聖賢為經國之遠圖雖開百聖而可行也益稷獨不得為謨者大抵禹畢陶謨益稷之事皆出一體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又曰暨稷奏庶艱食艱食則事出一體可知矣

夏考

國曰夏書曰正義曰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土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遺其第事不可知也

國曰夏書曰孔曰諸序皆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貢未言夏書各足以顯矣自篇之序此類有二微子作誥又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与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焉充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在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一生木二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三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二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焉蘇之舊陳五行相去遠矣

正義曰甸侯甸侯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慎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緩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二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較其任不等甸服入畿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奉中以明上下皆服王事也侯服以外

饋不入穀侯主為下候一百里內徭後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下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奉大率為差等也

禹之治水東及桑牧西及具夷可以及皮弁服之夷其蹟遠矣至其弼成五服以王畿千五百里之外為要荒去禹難之時急其憂平成之後從其便此孟子所謂以四海為壑也作禹貢者知之九州之域既載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內復明王化之所止後世不能知之夷狄羈縻皆入中國圖籍則禹貢之書又所以示王者畧外之文也

王畿千里千里之內皆為天子治田而納其貢賦者也賦以遠近為差一差為一等自一而言之五等五百里納銓宜在五百里之下文互誤也何以言之總者總彙總也結者彙也為天子治田无止納彙結之理說者謂并總而納則為納總何異乎哉蓋總為芻秣之用結為彙結之設礼器骨簞之安彙蘇之設則結者施之為席也施之為籍必彙之柔韌者大抵禾之種不一惟柔韌者可以為席則賦之其餘則否此結結所以繫於納總也二百里納結則去其彙而納其總四百里則又去總而納彙五百里則又脫彙而納米其納愈遠其賦愈輕是以知納銓納結之簡互誤也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

續集





